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五十四回 一溜煙金錢飛去 兩面光美色誘來

吳四奶奶聽天敏要敲她一千塊錢竹槓，不覺暗暗吃驚。幸虧她也是堂子出身，知道妓女砍斧頭，倘若有錢，固以慷慨解囊為妙。如若沒錢，當面回絕，未免難以為情，只有敷衍塞責，但嗣後設或竟不能還願，寧可裹足不往。如欲老著面皮前去，那時就不免受他們冷嘲熱諷。這是她從小習慣的吃飯手段，雖已十多年不曾出手，卻還牢記未忘。今見天敏弄斧班門，頗笑他不自量力，暗想他不過一個做新戲的，下等之人，我肯招呼他，原因看得他起，他也該自己知趣，現在我和他還是初交，論資格還夠不到銀錢交接，他不該開此大口。便是妓女砍斧頭，也不致這般冒失。我不過愛他人還生得乾淨，所以招呼他談談，並不是當真少他不得。他既這般矜貴，我又何妨少認得他這樣一個人兒。心中想著，面上卻未便露出痕跡，微笑回答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不過我暫時可不曾有錢帶在身畔，改日見了你，再給你好不好？」天敏喜道：「那個很好，不知你幾時可以有錢？」四奶奶想了一想道：「隔一禮拜何如？」天敏道：「能快的早幾天更好，因早一天有錢，我們便可早一天定當了。」四奶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盡一禮拜以內便了。但你休得在周太太和漫遊面前提起這句話，到有錢的日子，我自然再招呼你出來吃飯。」天敏點頭稱是。吃罷大菜，由四奶奶匯了鈔，當夜天敏將此事告訴漫遊，漫遊極口贊他有本領，會砍斧頭。天敏十分得意。次日，四奶奶仍到男堂子碰牌，天敏伺候她非常巴結，跬步不離，這副形裝，真比極恩愛的夫婦還加親愛。四奶奶對他並沒提起幾時有錢，天敏因有七太太等在旁，不便問她。一連六天，四奶奶猶如忘了這件事一般。天敏十分著急，到第七天上，算算一禮拜的期限已滿，料四奶奶一準帶錢來了。不意這天七太太只一個人前來，四奶奶並沒和她結伴。天敏問七太太：「四奶奶因何不來？」七太太說：「我適才曾到她家去招呼過她，她說這幾時天天打牌，打得厭煩了，須得看幾天戲解悶，隔一兩個月再來。她脾氣原是這樣愛鬧新鮮的。」

天敏驚問她往那裡看戲？七太太笑道：「她只有二馬路月仙舞台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你那裡，別家就下請帖，也請她不去。但她若往你那裡，必得招呼我同去。這回她不招呼我，大約又到月仙看戲去了。」天敏忙道：「月仙又沒好角兒，她愛看月仙的戲，卻是為何？」七太太道：「我也不知她存何意見？不過你沒曉得月仙有那花旦君如玉，把一班娘娘太太們，迷得昏了似的，焉知她不抱著這個目的呢。」

天敏聞言，知道事有不妙，但他終不明白在那一件上，得罪了四奶奶，惹她動氣不來，只可自歎沒福，穩穩的一千塊錢到了手，仍被走脫。幸他戶頭很多，有如漢書上所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這句話，不妨在別人頭上出產。列位看到這裡，休笑做書的不近人情。新劇家雖紅，究不是潘安、宋玉，怎能令女界顛倒若此。不過現在的新劇，雖已一敗塗地，但在那時，說也不信，這班新劇家，不知那裡來的這般魔力，無論是那一種下等腳色，只能扮班班，或是套著個布袋子扮畜生的，極少也得有一兩個姘頭，推而至於漫遊、天敏等有名人物，自然多得不可勝數了。就中還有一人，只守著個東洋婆子，欲罷不能。眼望著別的新劇家出風頭海外，自己有法無施，後悔莫及的，此人大約看官們一望而知，就是出洋回來的吳美士了。

美士在民醒社演戲，雖也算得個上等腳色，每月包銀，吃著兩項，固已夠了。無奈他從前和無雙相與的時候，用女人的銅錢用得過分適意慣了，此時馬籠頭忽然上緊，被那東洋婦人管著，不許他和別的女人勾搭，只靠幾十塊錢包銀度日，叫他如何耐得住這般清苦。更難堪的是一班和他差不多身份的新劇家，都和穿花蛺蝶似的，今天伴著這家奶奶坐汽車，明兒陪著那家小姐吃大菜，其樂無比，自己天天只能夠和那蓬頭赤腳的黃臉婆子，面面相對，與他們一班人比較起來，其間甘苦懸殊，更令他心灰意懶，鬱鬱不樂。滿心想離開上海，出碼頭做幾時戲，免得觸目生愁，心中煩悶。恰巧有班人打了一個班底，預備往無錫做戲，還缺少一個做小生的，得美士湊入，剛巧人才完全，彼此都不起薪工，賺得錢來，分大小分子開拆，美士亦很情願。便辭了民醒社的缺分，徑和這班人結伴前往無錫。那婦人也要跟他同去，美士一想，內地風氣未開，若帶著外國女人同往，也大可在鄉下人面前出風頭，故也答應帶她一同前去。

他們到了無錫，因這地方的人，難得看戲，聽有新戲到來，不論大家小戶，彼此都要飽一飽眼福，所以生涯卻還不劣。加以內地不比上海，客寓中開銷既省，又沒有別的耗錢之處，真所謂有了錢沒用處，美士手中竟多起數十塊錢來。他恐錢藏在身畔要咬他的肉，急於用掉，一想久聞無錫有燈船畫舫之勝，天下聞名，我既在此間，不可不試他一試，見識見識。趁那東洋婦人，因多吃了無錫醬肉骨頭，腹中發瀉，成了痢疾，臥床不起，沒人管束，便和幾個同班朋友，前去叫了一號燈船，徵幾個有名妓女，整整的樂了一夜，將存錢花得精光，身上也覺異常爽快。走在路上，眼前彷彿眾美圍繞，花香襲人。不意回到棧中，一開房門，鼻管中陡然鑽進一股臭氣，將他一夜間收來的香氣，衝一個乾淨。原來那婦人因痢了幾日，身子異常乏力，睡在床上，沒人幫助她起身解溲，一夜之間，把屎尿遺了一床，故弄得滿房間其味無窮。美士剛由樂處回來，見此一種現象，真的心中不舒服到二十四分，那婦人還口口聲聲抱怨他不該一夜不回。美士一語不發，掩著鼻子，喚茶房進來換被褥。茶房說：「現在病人身上，十分骯髒，若換了乾淨被褥，仍不免要弄髒的，必須先把他身上洗乾淨了，方能更換。」

美士無奈，只得命茶房打一盆溫水，閉上房門。無奈臭氣難當，只可開一扇窗出氣，一邊親自動手，替那婦人上下身洗滌乾淨，換上潔淨襯衣，再教茶房進來，幫同他更換被褥，扶那婦人重複安睡。整忙了半天工夫，累得美士筋疲力荊加以一夜未眠，更覺異常疲乏，身子倒在靠椅上，好似癱了似的，只顧喘氣怨命。然而那婦人也因洗滌時，被美士開著窗，外感風寒，病勢加劇。可巧這幾天戲場上買座不佳，美士分幾個錢，只夠房飯開銷，存款既已用完，便沒錢為她請醫服藥。要知痢疾雖不是重大病症，然而久痢不止，最是傷身，因人身出納，都有一定的限量，譬如吃飯，最好適量而止，食之過飽，不易消化，便成腸胃食積之病，排洩亦然。像那婦人病倒在床上，每日食量比平常減少三分之一，反泄瀉至數十餘回，又無藥力為之調治，試問血肉之軀，怎挨得起這般耗損。所以不到一禮拜之久，可憐一位東方美人，竟丟了美士，獨往西天佛國去了。

美士一悲一喜。悲的是那婦人從他數月，在此一命嗚呼，若非自己從東洋帶她出來，也不致令她客死他鄉，心中未免不忍。喜的是此人一死，自己便無管束，從此盡可惹草拈花，橫行天下了。然而他暫時還有一樁為難之事，因他們都借住客寓中。棧中例不難停放死人，必須當天成殮。美士囊空如洗，那裡有錢為她買棺材。幸虧班中有個姓張的，是無錫土著，店舖相識的很多，衣裳棺木，都由他一個人擔承除下，同班許多人，都說那婦人既從美士，便是他的妻室，理應盤纏回籍安葬。美士歎說：「我自己的祖墳，也不知在那裡。便是我自己死了，也只可隨地埋骨，還有什麼盤纏回籍的名目。」便仍托那姓張的，代他擇地安葬了事。各色定當，共花去一百餘元，都捐在姓張的頭上。美士兩手空空，將什麼發付。倒是那領班的卻還急公好義，發表說：「小吳死婆子，拖了一屁股的債，這也是極可憐的事。況且從前燈船上，我們都叨過他的光，吃過他的花酒，現在他在急難之中，我們理該大家幫他出一分力，以盡朋友之誼。若要眾位挖腰包，我也說不出，橫豎戲館有個包戲的法兒，我們拼著買兩天力氣，幫他兩台戲，賣下來的錢，除去開銷，都給他還賬，眾位以為何如？」

眾人聽了，也沒甚反對。美士不勝感激，做了兩天戲。也是美士的運氣好，賣座非常之盛，共多了一百七十餘元，還帳本可有餘。眾人因有言在先，一併給了美士，彼此各不落袋。美士得了這筆錢，忽又生出一條念頭，暗想我在這裡做戲，從前生意最好的時候，每天雖有三四元拆賬，但現在已一天不如一天，每天至多分他一元數角，除去吃用開銷，要積起這一百數十塊錢，可不要耐一年之久。現在錢已到手，雖然是眾朋友幫我還棺材帳的。不過棺材有姓張的捐著，原不干我之事，我出碼頭，本為著那婦人。現在那婦人已死，我正可回上海去，再和無雙兜搭，溫柔鄉樂趣正長，更何必再挨在這鄉下地方熬苦。況我出洋的時候，體面的衣服，都已質在長生庫內，如今身上衣衫不整，勢不能去見無雙，若要贖幾件衣裳出來，免不得還要花數十塊錢資本，所以這一百數十元，在我身上，可大有用處，若輕輕還了棺材等賬，豈不可惜，還不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帶了這筆錢，溜回上海，自趕前

程。這裡冤有頭債有主，我走了不怕那姓張的不去料理。主意既定，便不動聲色，將行李收拾定當，趁夜間眾人上台做戲的時候，自己溜回棧中，付清了房飯錢，推頭家中死了人，急於回去，叫茶房把行李拉到火車站，買票登車，逃回上海。這邊眾人做罷戲回來，方知美士已走，姓張的十分著急，抱怨領班的，不該將洋錢一併交給美士，棺材店地主方面，既由我接洽，理應將錢交給我，待四面開消清楚了，再將餘多的交還美士不遲。現在他倒拿著錢走了，前途因是我的來頭，都認我要錢，我又不能將棺材由地下掘起來，把地皮歸還地主，更不能將屍首由棺中倒出來，把棺材退還棺材店的，如何是好？領班的也因眼睛看差了人，後悔無及，次日使同那姓張的二人，趁早班火車趕到上海，找尋美士，哪裡有他的蹤跡。二人無奈，重複回轉無錫，再做兩天戲，無奈生意不好，未能足數，領班的意欲再做一天，不意班中人都不服起來，說：「我們離鄉背井，原想自己賺錢，豈能吃飽了自己的飯，專替別人做戲還債。所以再要做義務戲，我們可情願彼此散伙了。」

領班的恐鬧出風潮，不敢相強，只得和那姓張的自認晦氣，各挖腰包湊足了數，替美士了卻債務，彼此設誓，以後永不再為別人出力幫忙，多管閒事。你道美士明明回轉上海，他二人因何找尋不著，其中也有一個緣故。因他火車經過蘇州的時候，遇見一個熟人，此人還是他和無雙相識以前的女朋友，名喚老二，從前曾為妓女玉玲瓏跟局。數日前因事來蘇，現在事畢回申，恰和美士同車相遇。因已久隔，彼此握手話舊。老二問美士幾時由東洋回來？美士說：「我已回來多時，並在民醒社做了不少時候戲。」老二驚道：「我連日看報上戲目廣告，沒見民醒社登著你的名字，卻是為何？」美士道：「大約因我改了名字，你未曾留意之故。」老二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但你既到上海，因何不來找我？」美士道：「我因不知你現在調頭何處，故而未來找你。」

老二嬌嗔道：「我一向在玉玲瓏處，難道你還不曾知道，明明是你忘了我，有意不來找我，休得將謊話搪塞我了。」美士笑道：「你休錯怪我罷。我雖然知道你在玉玲瓏處，不過我在東洋的時候，曾見報上命著，你家先生，為著一個姓應的客人，刺殺宋教仁一案牽累，疑惑你已不在她處，原來你還在她那裡，但不知你家先生，為著這件案子，生意可受什麼影響沒有？」老二道：「何嘗不受影響，幸虧有個劉道台，他很憐惜我家先生，全仗他維持場面，現在我家先生，已答應嫁他，公館也租定了。就在這幾天內，要搬過去的。我來蘇州，也是為著她這件事呢。」美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劉道台大約被你家先生迷酥了。」老二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一個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兒，一個是二十上下的美貌姣娥，兩口兒混在一堆，怎不教他骨節兒都酥麻了呢。」美士道：「難道你家先生也歡喜這個老頭兒的嗎？」老二笑著，把美士肩膀上輕拍一下道：「歡喜不歡喜，與你什麼相干！何用你多管閒事！你替我想。我家先生，究竟他不愛他呢？」美士笑道：「自古道姐兒愛俏。我恐你家先生未必愛他。」

老二抿著嘴笑道：「就算被你道著了，你又能奈何她！實告訴你，她心上人兒，果然另有一個，可比你高出萬倍，你休得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。」美士忙問：「是哪一個？」老二四顧沒有熟人，始低聲告訴他，就是月仙舞台唱花旦的君如玉，不是比你高得多嗎，你莫當他沒人請教的倪姨太太一般看待就好咧。」美士笑道：「你別胡說亂道，什麼泥姨太太水姨太太，我有了你二姐，什麼人都不重要了，你放心就是。」老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多謝你，我可沒這般福份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不知不覺，汽笛嗚嗚，火車已到上海。美士下車東張西望，要找一個旅館接客的，交待行李鋪蓋。老二說：「原來你還沒打下處，何不到我那裡暫住，還要找什麼旅館。」美士喜道：「我肯許我住，自然再好也沒有，只恐你那裡不便罷了。」

老二道：「生意上雖然不便，小房子中有何妨礙。恰好那邊前樓的房客，上月底退的租，床帳都現是成的，至今尚未借脫，暫時給我妹子睡著，你住進去，不妨教她和我一同睡的。」美士大喜，當時就叫兩部黃包車，將行李車到老二小房子中。原來她借著人家一個統樓面，攔作前後二房，後房自住，前房的鐵床傢伙，也是她自己置的，卻預備人家做那臨時會場之用。收下來的房錢，抵自己租金，還可有餘。這是近來租界上一班小家婦女的生財秘訣，只須床帳一副，便可吃著有餘。閒話慢題。再說美士和二姐的妹子老三見面，看她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穿著一身縞素，身材也和老二不相上下，面目卻比她清秀多多，見了美士，一笑嫣然，退往後房。美士估量她的舉動，也有些像堂子中大姐模樣。但她神態卻比時髦信人還勝，不覺暗暗稱奇。心想不料老二還有這樣一個體面妹子。老二一個人手忙腳亂，替美士疊被鋪床，口中說：「阿吳，你路上辛苦了，我給你鋪好床，早些休息罷。」

美士忙道：「這些我自己能安排的，你也辛苦了，不如自去休息，快丟下這個，休得為我多忙了。」老二道：「我還須到生意上，給我們先生覆命呢。你先睡一會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著，鋪好床，又到後房，叮囑老三說：「我出去了，少停倘若前房叫喚茶水，你幫我遞遞。」老三答應曉得，老二始下樓自去。美士竊聽老二已走，心中因掛掛著老三，哪裡還能安睡，便躡足掩到前後房交界處的門口，張了一張，見老三正獨坐燈下，低著頭做絨線手工，雖不能看見她的正面，但燈光映在粉牆上，再有牆上回光映照她的背後，見她梳著個滴溜的風涼頭，上插一枝銀一粒椒，身穿淡灰色北京布棉襖，四週白鑲，低低的衣領，露出螭粉頸，燈下看去，益顯白膩。美士好不心醉，輕輕咳了聲嗽，老三回頭望見他，微露靨，盈盈一笑道：「你可要茶？」

美士答道：「多謝你，我並不口渴。」說著已一腳踏進了後房。老三問了他一句話之後，又低頭自做活計。美士一步步挨到她桌子旁邊，身子倚在台角上，看她做活。其實兩眼並不注意她手中，卻細細端詳她的玉貌，只見她眉橫春山，目澗秋水，鼻如懸膽，膚若凝脂，真所謂燈下觀美人，愈顯得千姣百媚。看她手中做的，乃是只絨線手套。美士乘閒搭訕道：「這絨線的顏色真好嬌豔，不知可是你自己帶的？」老三一邊做著，一邊答道：「不是我的，乃是我姊姊教我做了送人的。」美士道：「這樣可要帶的人皮膚白些才好看，若是你自己帶就好了。」老三嘖嘖一笑。美士又道：「老二和你可是同胞姊妹嗎？」老三答道：「正是。」美士微歎道：「人說一娘肚裡生不出兩種人來，偏偏你就這般細嫩齊整，老二可比你粗糙多了。」老三聽說，又嘖嘖一笑。美士又問道：「你身上穿著誰的孝呢？」老三不答。美士再問，老三始低聲回說是丈夫的。美士驚道：「怎說你小小年紀，難道已做了孤孀嗎？這真是可憐得很，你丈夫向做什麼營業？哪裡人氏？生年幾歲？死有多少時候了？」

老三初不肯說，經不起美士再三盤問，始一一回答。原來老三從前也做堂子生意，在去年春間被一個做珠寶生意的南京人，娶為二夫人。不幸一月前南京人一病身亡，他的正室便逼她出來改嫁。幸她事前曾藏下數千金小貨，尚不致身無依，目今暫住在她姊姊處，照她意思，想仍操舊業為妓院跟局，她姊姊卻勸她待玉玲瓏嫁人之後，姊妹兩個，合資開一片堂子，包幾個先生，自為房老，暫時猶未決定。美士聽老三還有數千金私蓄在手，更躍躍欲試，有心挑撥她道：「如此你大約要為那南京人守寡了。」老三不答。美士又道：「年紀輕輕，空房獨守，可是件最難堪的事，我勸你還是趕早嫁一個人罷。做堂子生意，都是假的。女人家只消丈夫能掙錢就夠了，自己要多少錢什麼用呢！」

老三聽說，抬起頭，對美士看了一眼。美士湊上一步，將尊臂略舉，身子便坐在台上，更略向右側，用一條膀子，支著身軀。那一隻手空著，便把與老三手中所做手套相連的絨線球拿在手中，口中說：「三姐姐，你想想我的話對不對呢？」說時，將球上鬆出的線，一路捲起。老三手中拖下的線，被他愈卷愈短，漸漸兩手相接，不知怎的，美士的手指，觸在老三的手心上。老三含怒道：「你待怎樣？」一面將他手中的絨線球奪下，趁勢把他一推。美士身了晃了一晃，背後衣裳恰碰在洋油燈罩上，燈罩被他碰落抬上，雖沒打碎，那燈心上的火，因沒罩失了屏障，向上一陣跳熄了，房中頓時漆黑。後來他二人究竟作何舉動，做書的因沒火看不明白，只可懸為疑案。及至老二回家的時候，美士已睡在自己床上。老二見他醒著，便問他你沒睡著嗎？美士道：「我已睡一惚醒了，你為何此時才來？」老二道：「因在那邊多講了幾句話，所以時候多了。你要茶嗎？」

美士回說不要。老二又自己燉熱水淨面洗足，忙了一會，並沒依她前言，陪妹子安睡，卻公然鑽到美士床上睡了。第二天，老二又往妓院，美士便躲在家中，和老三鬼混，一天一夜沒出門口。也是他的運氣，恰巧這天無錫戲班中來人找他，彼此不曾相遇。又過一天，美士始想起自己還有無雙處的正事，急急出來。先找無雙的梳頭娘姨，果被他一找就著。娘姨見了他，說你不是曾在法界民醒社做了幾時戲，後來又住哪裡去的？美士驚道：「莫非奶奶到哪處找過我了嗎？」娘姨笑道：「奶奶並沒找你，卻是我自己問問你罷了。」美士始覺心定，說：「我出門到無錫去了幾時，近來不知奶奶可曾提起我？」娘姨搖頭道：「我可沒聽見她提起你二字，你現在又來找我則甚？若說要我到奶奶處代你傳話，我勸你免開尊口，因奶奶為著你帶了個東洋婦人一段事，心中惱得什麼

似的，氣得肝氣病發了多天，米飯不進，請吳菊舫看了十來趟才好的。她誠我以後不准在她在面前提起你的名字，否則便要撕破我的嘴片，所以我也不敢為你討沒趣了。」

美士賠笑道：「這也難怪她動氣，然而我也有我的難處，現在我已把那婦人送回東洋去了，請姆姆替我向奶奶說一聲，求她赦我前罪，從今以後，我永不敢不將良心待她了。」娘姨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能從命。你有良心沒有良心，在你自己的肚內，從前你和奶奶交情很密，諒必她自己極明白的，何須我代你申說，就說了也未必成功。況她既令我不許再提你名字，我們幫人家的，終指望主人身子康健，若將她氣壞了，教我怎對得她住，好在從前你和她相識，也不是我介紹的，這回還請你自己找她去說罷。」美士見她固拒，便說：「姆姆何必如此，倘仗你的大力，成全了我，將來重重有謝。」娘姨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，我可沒這般大力，也不敢望你的謝禮，請你留著送別人罷。」

美士見她回絕了，只得辭別出來，心想我自東洋回來，還沒見過無雙之面，不見雖然她心中惱恨，見了或能觸動舊情，發生憐惜，亦未可知。想著回家，啟行囊抽出幾張當票，贖出華美衣服，更換好了，天天伺候在無雙家門口，想和無雙觀面相求。不意已被娘姨先進去說了他壞話道：「美士現在沒人請教，窮極無聊，故把那婦人藏過，到我那裡花言巧語，教我傳言奶奶，又打算哄奶奶的錢，我一看就知他不懷好意，所以被我回卻了。」無雙道：「回得好，以後你見了他，睬也不必睬他。」

你道娘姨與美士有何怨仇，再三在無雙面前離間他，卻因當初美士的小房子退租，原有一房間外國傢伙，寄在她處，她不多幾時已瞞著無雙，將這些東西賣了三百數十塊錢，此時深恐她二人重複相聚，追究這一房木器，所以竭力攔撥無雙，不理美士。無雙也因痛恨美士，故而恰墮她的術中，有幾天坐著汽車出去，見美士鵠立對門，向她點頭微笑。無雙有意旋轉頭，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。美士見此情形，心知大事已去，只得休了這條癡念，另外一心歸一的去籠絡老三。老三原是新寡的卓文君，被美士假情假義，哄得萬分心折，也顧不得她姊姊的猜忌，當著面漸露形跡。老二久在妓院，眼光比眾為高，見美士老三親密情形，就疑心他們路道不正，因此留心偵察，果然被她看出許多痕跡。諸如美士要什麼，老三搶著伺候。老三做活計，美士陪坐一旁等類，不一而足，宛如夫婦一般。要知世界上婦女，器量最狹，無論怎樣蕩蕩的婦女，姘頭多至不可勝數，但有人奪了她心愛的人兒，她終不免有些酸溜溜難受，何況老二將美士由火車上引到家中，本想鰲頭獨佔，不期平空被她妹子現成得去，她一股酸氣，自然更易鼓動，一發就不可收拾，借端和她妹子淘氣，語中帶諷，說她淫穢下賤，勾引別人的男子，真是無恥。老三也是素性高傲，說話上不肯讓步的人兒，因此反唇相譏。姊妹兩個，鬧了一常美士旁觀，頗覺侷促不安。待老二走後，便勸老三不可和她姊妹鬥氣，她究是此屋之主，你我都是客，只有客讓主，沒有主讓客之理。常言吃虧便是便宜，便宜即是吃虧。你我就吃虧些何妨。老三怒道：「你倒還要幫麼？她不惹我，我也不去惹她的。照你這般說，做客的便該受做主的打罵，都不能回手了。你原說得好，吃虧就吃虧些，只消兩面做好人，立定腳跟就算了，我可熬不住這種悶氣。橫豎我也不靠她過日子，明兒決意搬到別家去住了。你若放不了她，請你仍在這裡做你的客就是。」

美士聽說，不覺左右為難。暗想老三倘若搬開，我住在這裡，豈不被老三懷恨。倘我跟著老三走，又未免對不住老二。左思右想，覺得老三財色都比她姊姊為高，自己的目的，原重在這兩層上，惟有法計跟老三走了。定了主意，便笑著拍拍老三肩頭道：

「你休鈍我，老實告訴你，我為人最重情義。我和老二本沒什麼交情，和你那才可算得愛情深重呢。現在我住在這裡，原為貪戀你的緣故，不然我第一夜因沒找到棧房，暫時借寓此間，到第二天早搬開走了，誰願意在此陪她。皆因有你在，以致我要走又捨不得你，所以一天天挨下來了。倘你要搬的話，我豈有不願意跟你同走之理。一夫一妻，落得乾乾淨淨，誰高興住在此間，放這眼中釘在旁邊討厭呢。」美士說罷，老三回嗔作喜道：「此話可是當真？」美士拍胸道：「我決不哄你。」

老三道：「如此你今兒就替我去看看房子，不論城內城外，英界法界，只消一個統廂房，或是一間樓面就夠住了。最好連生財一併租下，免得置備，也可省不少錢。」美士點頭稱是，當下就出去找尋房屋。他因英租界舊案未消，不敢身居險地，便在城內九畝地附近，借定了一間廂房樓。內地不比租界上，租屋大概不連生財，幸得美士到無錫去以前，曾借過住屋，置有床鋪桌凳，寄在朋友處，搬來即是。次日他和老三一商量，說兩個人同走，忒殺觸目，還不如各走各的，橫豎有了地名，不致摸錯。到了那邊，再可相聚。老三依計，上午就打起包裹先行。老二還不知美士已和她妹子串通一氣，見老三走了，以為少了個情敵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吃飯時候，竭力巴結美士，把大塊魚肉夾著向美士飯碗上直送。美士暗覺好笑。吃罷飯美士打開皮包，收拾衣服，老二見了，詫異道：「你開皮包做什麼？」美士笑答道：「我住在你這裡，已有多天，吃你的擾你的，心中很覺對不住，昨兒遇見我從前一個同學朋友，叫我住到他家去，閒來還可兩個人讀讀書，長進學問。我已答應他今兒搬去，故我想將皮包物件先送過去。至於我這幾天來，承你的深情厚意，待日後一併補報你便了。」

老二聽說，猛吃一驚，暗暗想他吃我擾我，我並沒說過半句小器量話，緣何他忽地要搬到別處？至於他讀書求學，固然是年輕人應為之事，但這朋友，既然是昨兒對他說的，他又答應今兒搬去，為何他昨夜在我面前，並沒露出半句口氣，就今兒早起，也沒提起這句話，偏又不先不後，在老三既去之時，平空發生此事，看來一定他和老三狼狽為奸，有意哄我，說什麼到朋友家去讀書，明明是和老三住在一起，預備做長久夫妻了。好一個沒良心的吳美士，我懊悔當初由火車站帶你來家，受你這般欺侮。老二想到這裡，氣憤填胸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休得哄我，我曉得你不是到什麼朋友家去，必定另有一個去處，與那驢貨同住，老實說，我雖不是神仙，你這種心思，我還可以猜得出。你堂堂男子，愛哪裡就到哪裡，有話不妨明言，何必在我面前說謊。只消你自己問問心，能對得住人對不住人罷了。」

美士自以為此說得很圓，一定瞞得過老二，不意被她片言道破，不覺面漲通紅，十分內愧，忙說：「姐姐不可多疑，我姓吳的決無此意。」老二道：「你若無意，今兒仍住在我這裡，我就信你真心。倘你仍要搬出此間，無論你有意無意，我都當你是有心棄我的。」說著哭了。美士好生為難，良心與欲心交戰不已，默念老二待我並沒有錯，我若將她拋棄，於理未免不合，但老三已在新屋中等，我若不去，豈不累她等得心焦納悶。美士不得已，只可安慰老二道：「你休傷心，我委實並不存什麼壞意，皆因朋情難卻，答應了他，勢不能不去。你我將來日子正長，何在乎這片時的離合。況我去了，又不是永遠不來的，讓我現在把行李物件送去了，少停再來望你。」說罷，也顧不得老二哭不哭，硬著頭皮，提起包裹，竟自走下樓去，老二見美士當真走了，心中又氣又恨，更加傷心痛哭不已。但她以為美士送行李去後，一定仍要來的。不意等到日落黃昏，還不見美士的影蹤回來，倒是她主子玉玲瓏，連派相幫的來喚她多次，說有要事，叫她到院說話。她看時候不早，知道美士決不再來，沒奈何只得含著兩泡眼淚，鎖上房門，僱黃包車坐到院中，玉玲瓏見了，抱怨她道：「你為何挨到這時候才來？我因劉老爺定的銅床，適才木器店中著人來說，鏡子電燈都已裝配定當，教我們去看對不對，我想和你同去觀看，偏偏你這位太太，請殺請不出門口，現在時候又晚了，只可明兒去看咧。」說著，見老二面有淚痕，驚道：「你在家做什麼，莫不是哭了麼？你平日最愛尋快活，為什麼無端哭起來呢？」